



La cuerda mágica que ató al dragón

捆龙仙绳





中国民间故事

捆龙仙绳

杨永青/编 绘

 朝华出版社
BLOSSOM PRESS



要问这个故事发生在哪年哪月，就连白眉毛、白胡子的老爷爷也只能摇头。数得清天上的星星、河滩上的沙砾，也数不清这故事经历了多少个年头儿啦！

那时候，大海边上有座青山。山脚下的村庄里住的都是庄户人家。

村东头一户人家，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就会唱歌，连哭声都那么好听。庄户人最喜欢青青的庄稼，就给孩子取名叫青蛙。

早晨，天刚蒙蒙亮，青蛙的父亲就下地去干活儿了。青蛙等饭熟了就给父亲送去。



在离田地不远的草丛里，长着红宝石一样的野草莓，又红又鲜，让人看着就流口水。青蛙高兴地去摘，越走草越深，越走草越密。



忽听“嗖”的一声，草丛里蹿出了一条黑蛇，一口咬住了一只正在唱歌的小鸟。青蛙一见，顺手抄起一根树枝，朝黑蛇劈头盖脸抡了过去。黑蛇冷不防挨了一下子，丢下小鸟，钻进茂密的草丛溜走了。






蛇口逃生的小鸟长着一身漂亮的羽毛，尖尖的小嘴，雪白的脸，可讨人喜欢了。青蛙找到一株草药，给小鸟包扎好伤口。小鸟渐渐苏醒过来，梳理一下羽毛，抖抖翅膀，朝青蛙叫了几声就飞走了。



黑蛇没讨到便宜不甘心，一头扎进深潭底，哭哭啼啼地找到恶龙，说：“小弟受了一个叫青蛙的小子的欺侮，被打伤了。他还说要填平龙潭呢……”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cene of destruction. In the upper left, a large, multi-colored dragon with a long, flowing mane and whiskers is shown in a dynamic, leaping pose. The rest of the scene is dominated by turbulent, orange-brown waves that have inundated the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a young girl in a blue and white traditional outfit stands on a small, dark rock, looking up towards the dragon. To her right, a man and a woman are huddled together, appearing distressed. In the background, a yellow ox-drawn cart is overturned in the water, and other figures are visible struggling in the flood. The overall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dramatic, capturing the chaos of the event.

恶龙一听，暴跳如雷。它飞出深潭，
兴风作浪：狂风掀倒了房屋，拔起了树
木；大水冲毁了堤坝，淹没了良田。青
娃一家和乡亲们来不及收拾东西，扶老
携幼，艰难地向高山上爬去。



黑蛇领着恶龙追来了。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只见
一个长翅膀的小姑娘闪电
般抓住青蛙，飞上天空，
转眼间他们就无影无踪了。

小姑娘带着青蛙飞呀，飞呀，飞到一座仙山上。这座山上的树木冬夏常青，花草四时鲜艳，瓜果漫山遍野。流水淙淙，像琴声一样好听。小姑娘把青蛙带到了一位仙姑面前，青蛙躬身道谢。可仙姑说：“是你救了我的小女儿，我应当先向你道谢才是！”小姑娘咯咯笑着，藏到仙姑身后。青蛙这才明白，原来小姑娘就是他从蛇口里救下的小鸟。



仙姑捧出无数金银珠宝送给青蛙，他摇摇头，一样也不要。青蛙只想要一样宝贝来制服恶龙，让乡亲们不再受伤害。仙姑喜欢青蛙有志气，就满口答应了。





小姑娘递过来一个仙桃，青蛙
吃了，精神百倍，力气大增。

仙姑捧出一条长长的彩带，送给青蛙，说：“这是捆龙仙绳，不但能捆住恶龙，而且捆上后叫它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但是，捆龙仙绳只能变一次，多了就不灵了。它能长能短，能含在嘴里，可含到嘴里时不能说‘变’，一说‘变’，自己就变了。”





青蛙想着父亲、母亲和乡亲们，连忙答应下来。仙姑摘下一片荷叶，轻轻一吹，荷叶便托着青蛙飞了起来。



家乡依然大雨倾盆，地上白浪滔天，眼看大水就要漫上山头。这时，青蛙坐着荷叶飞来了，落在岩石上。山崩地裂一声巨响，震落了一块大石头，正砸在幸灾乐祸的黑蛇头上。黑蛇翻卷了一下，死啦！

